

钦定仪礼义疏

欽定儀禮義疏

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

朱子儀禮釋宮

附論

案儀禮之學。當以宮室爲先。宮室既定。然後人有所麗。器有所措。升降往來之節。可得而通也。堂階房室之制。古與今殊。學者唯求之遺經。而經文隨事散見。各以意測。欲求其是。而得其全。則難。鄭氏生於漢末。差爲近古。然已不能無差。孔賈強傳注義。未有訂正。朱子儀禮釋宮一篇。薈萃前人諸說。先提其綱。次疏

其義臚列言之。頗有端緒。然疑者未盡決。而舊說之繆者。亦未及悉正也。茲取朱子原文。逐條攷論。冀以講其是而去其非焉。如左。

宮室之名制。不盡見於經。其可攷者。宮必南鄉。廟在寢東。皆有堂有門。其外有大門。

周官。建國之神位。右社稷。左宗廟。宮南鄉。而廟居左。則廟在寢東也。寢廟之大門。一曰外門。其北蓋直寢。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。中門。凡旣入外門。其鄉廟也。皆

曲而東行。又曲而北行。案士冠禮。賓立于外門之外。主人迎賓入。每曲揖。至于廟門。注曰。入外門。將東曲揖。直廟將北曲。又揖。是也。又案聘禮。公迎賓于大門內。每門每曲揖。及廟門。賈氏曰。諸侯五廟。太祖之廟居中。二昭居東。二穆居西。每廟之前。兩旁有隔牆。牆皆有閤門。諸侯受聘于太祖廟。太祖廟以西。隔牆有三閤門。東行至太祖廟。凡經三閤門。故曰每門也。大夫三廟。其牆與門亦然。故賓問大夫。大夫迎賓入。亦每門每曲揖。乃及廟。

金匱傳疏證 卷一
門。其說當攷。大夫士之門。唯外門內門而已。諸侯則三。天子則五。庠序則唯有一門。鄉飲酒鄉射。主人迎賓于門外。入門卽三揖至階。是也。

案宮南鄉。大門北直寢。而廟在寢東。此士大夫與諸侯天子之所同也。士大夫二門。則入大門出而東。卽廟已。諸侯三門。庫雉路。廟在庫門之內。天子五門。皋庫雉應路。廟亦在庫門之內。但天子之庫門。則爲第二門耳。其諸侯廟制。賈氏以爲東西平列。與朱子所云太祖之廟

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者異。似當以朱子之說爲定。朱子於此引賈氏之言。亦未暇論及也。又案康成謂

諸侯三門。皋應路。蓋列國名號。或有不同。有此則缺彼。故容有曰皋曰應者。然以春秋經傳及檀弓諸文參攷之。則當以庫雉爲正。又陳氏祥道據桓二年穀梁傳。女嫁父送之不下堂。母不出祭門。諸母不出闕門。闕門卽雉門也。如此。則諸侯廟在雉門內。諸侯廟在雉門內。則天子可知。又或言禮運仲尼與于蜡賓。出遊於觀之上。

夫蜡賓則在廟也。兩觀則雉門也。既蜡而出遊於觀。則廟在雉門內矣。其說亦皆有理。存之以備攷。此云廟在庫門之內者。據周官小宗伯及禮記郊特牲鄭注也。

堂之屋。南北五架。中脊之架曰棟。次棟之架曰桷。鄉射記序則物當棟。堂則物當桷。注曰。是制五架之屋也。正中曰棟。次曰桷。前曰廡。賈氏曰。中脊爲棟。棟前一架爲桷。桷前接檐爲廡。今見於經者。唯棟與桷而已。棟一名阿。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。注曰。阿棟也。入堂深。示

親親賈氏曰。凡賓升皆當楣。此深入當棟。故云入堂深也。又聘禮賓升亦當楣。賈氏曰。凡堂皆五架。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。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。



五架者。舉其櫨數之也。若以其地則四架而已。自檐

至楣爲一架。自楣至棟爲一架。自棟至後楣爲一架。自後楣至北墉爲一架。此則以兩櫨之間數之。蓋南北分爲四段。以爲行禮之節焉。此通乎上下者也。其實屋深架寬。櫨數必不止於此。無論天子諸侯制度宏濶。卽以

士屋計之。空中一架。昏禮婦饋。奧設舅姑之席。而於北墉下設婦席焉。特牲禮奧設尸席。而於北墉下設祝席焉。喪禮則尸牀含牀之東北有置祿衣之牀焉。度周尺非二丈許不足以容也。瓦屋峻四分之一則一椽之長當二丈五尺有奇。恐中撓而不足以勝瓦已。是則廡與楣椽與棟之間必益之以櫨而皆爲小梁以承之。然後椽稍短。櫨稍密。而不虞其折厭也。今士庶家聽事前楣與後楣相距爲四架。而古人只以兩架目之。是可證已。

至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殿屋之制。其進愈深。則爲櫨
愈密。蓋以數架合作一架。但多一櫨。則增一重梁爾。然
則古人總謂之五架之屋者。則何也。凡屋之制。中虛而
旁實。中虛。則唯有兩楹焉。以便於行禮。若東西兩序。與
東西兩榮。則皆壁也。其壁之間。上承棟楣與庑之處。皆
有柱焉。意壁間之柱。則以五爲率。櫨有增而柱無增。故
雖天子諸侯之屋。亦祇稱五架與。兩架之間。雖多櫨。而
皆可以小梁承之。使行禮者視柱以爲節。則尤便也。天

子諸侯之寢廟。上或以版爲承塵。則棟楣皆不可得而見。可見者唯兩旁之柱而已。又案阿未必是棟。士昏禮。主人拜于阼階上。賓升西面。不應遽至棟下。聘禮。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注曰。入堂深。尊賓事。賈氏曰。前楣與棟之間。爲南北堂之中。夫以楣棟之間爲入堂深。則昏賓之致命。未必更深於此也。攷工記匠人職曰。四阿重屋。注曰。四阿四注屋。則阿宜近於檐霤矣。豈阿卽殿之別名。抑指殿與楣之間與。春秋傳成二年。棼有四

阿。亦可見非當脊之棟也。

後檐以北爲室與房。

後檐之下。以南爲堂。以北爲室與房。室與房東西相連。爲之。少牢。主人室中獻祝。祝拜于席上坐受。注曰。室中迫狹。賈氏曰。棟南兩架。北亦兩架。棟北檐下爲室。南壁而開戶。以兩架之間爲室。故云迫狹也。昏禮。賓當阿致命。鄭云。入堂深。明不入室。是棟北乃有室也。序之制。則無室。鄉射記。序則物當棟。堂則物當檐。注曰。序無室。可

以深也。鄉射。席賓南面。注曰。不言于戶牖之間者。此射于序。賈氏曰。無室則無戶牖故也。釋宮云。無室曰榭。卽序也。

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。蓋中室而左右房也。其間各以墉隔之。東房之東。西房之西。則東西夾室也。其間亦各以墉隔之。夫以兩架之間爲室。固迫狹矣。然以士昏士喪。特牲諸禮攷之。則其南北相距亦不甚淺。若太淺則不能以容。而稍深則又非一椽之所能勝也。然則後

楣與北墉之間。必更有櫺焉。又可見矣。室中迫狹。房中可知。中一閒宜稍廣於旁之兩閒。未有室窄而房反寬者也。又案序無室。康成云爾。未見其必然也。鄉射記。籩豆出自東房。有房則必有室。若并無房。則籩豆無所置之。且如其說。則後楣之下。便爲北墉。比尋常五架之屋。又少一架。恐無此規制也。敖氏繼公曰。鄉庠州序。大小深淺有差。堂之庭深於序。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。其序亦有室。亦有夾。與庠不異。其言近是。詳見本篇。

人君左右房。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。

聘禮記。若君不見。使大夫受聘。升受。負右房而立。大射。薦脯醢。由左房。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。公食記。筵出自東房。注曰。天子諸侯左右房。賈氏曰。言左對右。言東對西。大夫士唯東房西室。故直云房而已。然案聘禮。賓館于大夫士。君使卿還玉于館。賓退負右房。則大夫亦有右房矣。又鄉飲記。薦出自左房。少牢主婦薦自東房。亦有左房東房之稱。當攷。

鄉射記。籩豆出自東房。特牲禮。豆籩鉶在東房。記賓長兄弟之薦自東房。如此者非一言左對右。言東對西。何於天子諸侯則云爾。於大夫士則不云爾乎。經文同而疏解異。是引人入岐路也。至聘禮使卿還玉。賓受圭。退負右房而立。經明言右房。可以無疑矣。賈氏則曰。今不在大夫廟。於正客館。故有右房。夫前此歸饗時。經固曰及廟門賓揖入矣。後此公館賓。賓辟。注曰。君在廟門。敬也。至賓將去。而釋皮帛於堂楹之間。亦以館于廟而